

# 花園莊東地甲骨「𦥑」字新釋<sup>▲</sup>

張宇衛\*

## 摘要

從《花東》108「𦥑」字形談起，依部件組成係聯甲骨「𦥑、𦥑、𦥑、𦥑」諸字，進而論證「𦥑」左邊所从「𦥑」部件實為「櫓」形，並西周〈敔簋蓋〉「𦥑」蓋繼承自「𦥑」字，文中於是據「櫓」之聲韻條件推斷《花東》「𦥑」、〈敔簋蓋〉「𦥑」當讀為「豹（貉）」。其次，注意到《花東》「𦥑」字之異體作「𦥑」，推論其為後世「豹」字構形的來源，因隨著部件位置改換（左右不固定與受月、夕等字形影響），以及失去原文例語境，作為部件之「𦥑」開始產生不規整訛變，直至春秋時期才完全訛變為「舟」，藉此字形訛變說亦可佐證學者將西周金文「𦥑」讀為「固」，在聲韻條件、字形演變上是存在理據的。

**關鍵詞：**花東甲骨、豹、櫓、金文、𦥑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甲骨文轉類詞研究」（計畫編號 NSTC 113-2628-H-002 -009 -MY2）研究成果。今蒙三位專家審議，惠賜具體修正意見，謹此深致謝忱。文中若有任何謬誤或不足，當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花東》108，本身內容涉及田獵貞卜，其中一田獵對象作「」，此字於此版中出現數次，先列出相關辭例與字形：

辛丑卜，子妹其隻（獲）。孚。一  
 辛丑卜，庚今逐<sup>1</sup>。一二  
 辛丑卜，于翌逐<sup>1</sup>。一二  
 辛丑卜，其逐<sup>1</sup>，隻。一  
 辛丑卜，其逐<sup>1</sup>，弗其隻。一

此字在花園莊東地甲骨中僅見於一版，且不見於目前已出版的其他甲骨片中。其屬性主要藉由其作為田獵動詞「逐」的賓語，且後面有強調結果動詞「隻」，進而推斷「」應為一種野生動物。此字，整理者原釋作「狼」，其云：

「狼」本作<sup>2</sup>或<sup>3</sup>。<sup>4</sup>為形符，似犬但尾長而下垂，而甲骨文的犬字絕大多數尾部是上翹的，尤其是 H3 卜辭中的犬字，尾部向上彎捲較甚，所以它應是狼的象形字。<sup>5</sup>、<sup>6</sup>，為聲符，其形似口袋狀，一端或兩端以繩索捆扎，為囊的原始字。西周金文的囊字作<sup>7</sup>（《殷周金文集成》8.4141 紋簋）、<sup>8</sup>（《殷周金文集成》5.2710 作冊鼎）形，表示以囊盛貝，是甲骨囊字的發展。囊、良二字為疊韻，可以通假。<sup>1</sup>

主要根據字形中有類似「囊」的部件，並以此為聲符，進而通假為「狼」。「狼」字一說，多為至今從事花東甲骨研究學者所遵從。僅朱歧祥認為此字「占求狩獵的對象是从犬从壺

<sup>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 1602-1603。

聲的字，讀如狐。」<sup>2</sup>朱氏以此字部件為「壺」，進而改釋為「狐」，並以「花東甲骨已另有良字〈178〉」作為反駁。<sup>3</sup>

就「囊」形而言，由於甲骨文字中本來就有从「囊」形的字，如<sup>4</sup>（《合》4284，典賓）之「」，本身即呈現出束口的囊袋之形，將其與整理者於說解時所描摹的「、、」字形相比較，揭示整理者刻意將「」字左側部件畫成兩邊相對稱的圓袋形，但若實際拿來與原刻寫的字形「、、、」再進行對照，便可以輕易注意到「」之左側部件其靠近動物的一邊是直筆，另一邊則作圓弧形，雖然兩端刻意突出某一特徵，但此一特徵亦不像整理者所謂捆紮之形。基於上述的觀察，本文認為「」字還有探討的必要，以下試著先從甲骨「」字形相關特徵談起。

## 二、從甲骨「」（櫛）字談起

首先，「」字，所从的動物形，整理者提到「甲骨文的犬字絕大多數尾部是上翹的，尤其是 H3 卜辭中的犬字，尾部向上彎捲較甚，所以它應是狼的象形字」，即認為此部件的尾部未有彎捲，故不似一般的「犬」。單育辰也透過與花東「豕、犬」比較，認為此字確實不似「豕、犬」，進而以整理者「狼」字之釋是可能的。<sup>4</sup>

既然此字所從的動物形，已無法掌握其具體的形象，僅能從另一側所從的部件（聲符）予以推定，那麼部件（聲符）幾乎已變成了考釋此字的重要線索，這種依照部件（聲符）推定另一部件之構形特徵的例子並不少見，例如單育辰所考釋的甲骨「狐」字：<sup>5</sup>



（《續存》上 723）

此字如果單看左邊所從的動物形，實難以馬上具體掌握到其與「狐」的連結，反倒是透過右旁存在提鍵之「壺」的聲音線索，推定出此字為「狐」，進而以此了解到左側那線條化之尖嘴、長尾下垂的動物為「狐」之特徵。另外，若再將甲骨文「」（狐）字與西周金

<sup>2</sup> 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20），頁 63。

<sup>3</sup> 按：關於「狼」的說法已見文內說明，至於朱歧祥所謂「壺」形，則缺乏類似形體的比較，故陳煒湛認為此字釋狼或狐則「皆有臆測之嫌而無確證」。陳煒湛：〈花東卜辭字形說〉，《三鑒齋甲骨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201-207。

<sup>4</sup> 單育辰：〈說甲骨文中的「犬」〉，《中國文字》新 43 期（2017），頁 54-55。

<sup>5</sup> 單育辰：〈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狐」〉，《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2012），頁 80-86。

文「（狐）裘」<sup>6</sup>（〈乘伯歸峯簋〉，《集成》4331，西周中）之「狐」進行對比，原有的尖嘴、長尾下垂的動物形象已經消失，此時完全仰賴「瓜」的聲符予以記錄「狐」，右旁動物形則從原來「

這種依照聲符辨認動物形體，可再舉甲骨「雉」字為例，即使如《合》7352「

基於上述對於「動物部件+聲符」的結構的分析，說明若想辨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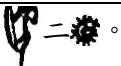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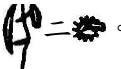
(a) 癸亥卜：王令弓伐<sup>1</sup>方，<sup>2</sup>。<sup>3</sup>（《合》20397+《合》22337<sup>9</sup>，師小字）

<sup>6</sup> 按：此字釋「狐」，為涂白圭釋出。參涂白圭：〈說西周金文中的「狐」字〉，《考古與文物》2005 年增刊《古文字論集（三）》，頁 110-112。

<sup>7</sup> 陳年福之說可參吳品婕：《史語所「甲骨卜辭殘片」的整理與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頁 73-74。

<sup>8</sup> 按：袁倫強亦主張裘錫圭所釋此字與花東甲骨「

<sup>9</sup> 程名卉綴。參程名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甲骨研究整理的新收穫〉，《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6 輯（2022），頁 40-41。

(b1)  二<sup>𠂔</sup>。(b2)  二<sup>𠂔</sup>。 (《合》40907, 師賓間)

(c) ……小臣牆比伐，擒<sup>𠂔</sup>髦……人廿人四，馘千五百七十，百……丙，車二丙，百八十三，函五十，矢…用又白慶于大乙，用<sup>𠂔</sup>伯印……于祖乙，用髦于祖丁僅甘京，易…… (《合》36481, 黃組)

相較於姚孝遂將此字釋作「盾」，認為「此為『盾』之初形無疑，象虎士執盾形。」<sup>10</sup>，裘錫圭在字形上的分析則有不同，其云：

我們認為△應該是「櫓」的初文。《說文·六上·木部》：

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櫓，或从齒。

此字在古書中有時假借「齒」字為之，「齒」、「虜」古通，《說文·七上·毋部》謂「虜」从「虎」聲，可知「櫓」「虎」二字古音極近。「虎」象虎頭，實即「虎」之省形。《說文》訓為「虎文」，不確。△字當從盾之側面形，從「虎」聲，即「櫓」之初文。

《合》20397 也有△字：

亥卜，王令 伐<sup>𠂔</sup>方<sup>𠂔</sup>

疑此△字當讀為「虜」。此辭似是卜問征伐<sup>𠂔</sup>方是否能有擄獲的，釋文「方」字後可加逗號。<sup>11</sup>

釋「櫓」之說主要依據此字從「虎」聲線索出發，但就字形而言，其與甲骨文的「虎」字又有差異，以下試從字體分類之類組角度進行比對：

字體分類	櫓	虎
師小字		 (《合》21388)  (《合》20707)
師賓間	 、 	 (《合》1606)  (《合》10201)

<sup>10</sup>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635 姚孝遂按語。

<sup>11</sup> 裘錫圭：〈說「擄」——兼釋甲骨文「櫓」字〉，《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418-422。按：審查者提到「『』字右側的動物的雙足皆與其左側的偏旁黏連，未見分離的寫法，但《花東》此字右側動物則多與左側偏旁分離」，考量到此字部件組成的黏連、分離未構成表義的差異，並且存在不同字體分類中書寫差異，故仍採二字為異體的觀點。

黃組		 (《合》37366) 	 (《合補》11288)
----	---	--	---

從此表可見「」的尾部拉長，虎則多以彎勾；「」的頭部上方雖強調其耳部，但無「虎」之寬大耳形，而為尖耳狀。再者，身上並不出現虎字偶而會有的花紋之形。因此，本文認為將此字的動物視作「虎」還需存疑，但裘錫圭將其釋「櫓」說是可從的，這是由於「」字所從「」便是「櫓」形，「櫓{盾牌}」於文獻又做「渠」，《國語·吳語》：「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韋注：「文犀之渠，謂楯也」<sup>12</sup>《淮南子·氾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高注：「渠，甲名也。」<sup>13</sup>「 (櫓)」形象可與戰國時期青銅器上刻畫之征戰圖的櫓相互參照：

圖一，山西潞城潞河 M7 出土，《文物》1986 年第 6 期，頁 9。圖 20 (局部)	圖二，戰紋鈸，山西採集，《文物季刊》1996 第 3 期，頁 59。圖 5 (局部)。	圖三，《來自碧落與黃泉》，頁 163 (局部)。
		
圖四，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青銅器圖典》，圖 196 (局部)。	圖五，保利博物館藏，《保利藏金鑄》，頁 195 (局部)。	圖六，《文物》1976 年第 3 期，圖版二 (局部)。
		

是故此字所从「」之形，與征戰圖的「櫓（渠）」形蓋為一物，故甲骨文 (c) 「百八十三」可讀為「櫓」，裘錫圭之說正確可從。

<sup>12</sup>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548。

<sup>13</sup>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1387。按：金文「櫓」又可寫作「虜」，參程鵬萬：〈釋十五年趙曹鼎銘中的「虜」〉，《簡帛》第 19 輯（2019），頁 9-12。

假設「」已確定為其所從「」為「櫛（渠）」，且為其聲符，根據上文提到依據聲音線索辨析動物，蓋如周鳳五所提及「循音別詞」之法，<sup>14</sup>此字當可讀為「貉（貉）」（字形的演變證據可參看下節討論），字形所從動物之形當為「貉（貉）」，以下便試著加以論證。

由於甲骨文上述「」字的用例中不作動物理解，但此字演變到西周金文時，則可以作為動物名，其在金文的文例為「裘」（〈敵簋蓋〉，《新收》671，西周中），從而可判斷「」為動物，本文認為左邊似「月」之形，當與甲骨文「」所從「」（櫛）一脈相承，至於右邊所從的動物形，則是從「」右側動物形變化而來，已從相對具體的形符轉而為區別意義的義符，這可與上文提到「狐」字相互對比：

	狐	貉（貉）	動物部件
甲骨文	 (从「壺」)		形象相對具體的形符階段
西周金文	 (从「瓜」)		作為區別意義的義符階段

二字在西周金文的階段，所從的動物形已經演變成「義符」，純粹作為區別意義（分類）之用，而在商代甲骨文時雖然相對保有形符特徵，存在著些微差異，但二部件仍存在較多的相似之處，且皆為尖耳長尾，《說文》云「貉，似狐，善睡獸也。」<sup>15</sup>說明古人也認為「貉」在形象上與「狐」相似。利用實際動物圖像比對：



<sup>14</sup> 周鳳五：〈讀書與釋字方法的省思〉，《靜宜中文學報》第1期（2012），頁1-30。

<sup>15</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462。

<sup>16</sup> 圖片轉引自「聯合報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12/7892347>）

<sup>17</sup> 圖片轉引自「網路國語字典」（[https://zidian.odict.net/zh-tw/860479497/#google\\_vignette](https://zidian.odict.net/zh-tw/860479497/#google_vignette)）

上舉圖像本身有顏色，也能看到細部的特徵，二者確實判然有別，但落實到線條化的文字刻畫時，因狐、豹（貉）皆有長尾，嘴部亦突出，只是「豹（貉）」不像狐的耳朵那般突出，以致於二者在文字線條化的過程中存在較多的相似之處，過程中與之搭配的聲符部件成了辨識字形、確定指向的關鍵，

回到西周金文「」之「」字，在本文認為「」字源於甲骨「」字的主張上，依據「」之「」為「櫛」的聲音線索，本文認為可進一步將此字讀為「豹（貉）」，二者韻母屬於魚、鐸部之陰入通押，聲母亦相近。雖然張政烺認為「豹（貉）」本身較低賤，較少為裘，<sup>18</sup>但從物質本身來考量，「豹（貉）」可以為裘則是事實，《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sup>19</sup>所以「貉裘」從聲音條件與物質層面而言是無法排除。另外，《說文》還記載：「鼈：鼠，出胡地，皮可作裘。从鼠各聲。」「鼈」雖從「鼠」，從聲音條件、性質（皮可為裘）亦屬可能，原因是楚簡裡面多數後世从「彖」者，皆寫作「鼠」，「鼈／貉」亦可能為一物之異寫。<sup>20</sup>

是故，甲骨文「」字，依照其文例語境，釋為「櫛」，於字義上著重左側部件；反觀西周金文「」，也循著文例語境，則釋為「豹（貉）」，著重右側部件，左側純粹為聲符，這類一個字形的形體依照文例有二取義者，如：

 (雁，〈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	著重左側，則讀「膺」 (胸膺)	著重右側，左側為聲符，則讀「鷹」(鳥類)
 (鳬，〈冉簋〉，《集成》3913，西周晚)	著重下方，則讀「伏」 (趴伏)	著重上方，下方為聲符，則讀「鳬」(鳥類)

確立了「、」可讀為「櫛、豹（貉）」後，便可再重新回頭來看花東甲骨「」字，實際上「、、、」左所从之形，也是「」(櫛)形，將二者放大進行對比：



花東甲骨「」字刻意突出兩端的刻寫，大抵用以表現「櫛」的厚度。是故「、」有以下兩個特點：(a) 二者皆有「、」部件，而且圓弧部分皆在外邊，直線者則都靠近動物

<sup>18</sup> 張政烺：〈周厲王胡簋釋文〉，《古文字研究》第3輯（1980），頁111-112。後收入《張政烺文集·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52-253。

<sup>19</sup>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355。

<sup>20</sup> 部件「鼠、彖」之地區使用差異，可參何余華：〈戰國秦楚地域用字與形義類聚差異研究〉，《漢語字詞關係研究（一）》（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48。

一邊；（b）一旁動物同時具有長尾的特質，只是頭部描繪有異，這可能是刻寫者的認知所導致的差異，這種現象可舉甲骨常見的「（犴）」字為例，學者也將此字考釋為「犴」，<sup>21</sup>拿其與上述「（犴）」相較，「犴」字亦未突出頭部與吻部。

基於上述的字形論證，本文認為甲骨「、」屬於異體關係，「」亦當重新考釋為「豹（貉）」。

### 三、從花東甲骨「」之異體談「豹」字的來源

上一節主要論證甲骨「、」為「豹（貉）」，另外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字的異體，放大如下：



「」兩端亦呈現「櫓」的厚度，本文認為後世「豹」字字形演變當源自於此。首先，目前目前可見「豹」相對較早者，則是西周早期的〈豳伯卣〉「伯作旅彝」（《圖續》864）的「」字，左側的動物之形業已趨近於「犬」形，反觀右側可能受到「」與「舟」形近，也訛混成類似「舟」形，但是由於「豳、豹」在取義上完全與「舟」無關，致使西周常見「豳」呈現出許多異體，只有少數的字形上寫得近似「舟」，以下列出西周「豳」字形體：

西周		〈師酉鼎〉，《新收》1600。		〈史牆盤〉，《集成》10175。
中		〈衛鼎〉，《集成》2831。		〈廩鐘〉，《集成》247～250。
西周		〈虢簋〉，《集成》4317。		〈五祀虢鐘〉，《集成》358。
晚		〈番生簋蓋〉，《集成》4326。		〈毛公鼎〉，《集成》2841。

<sup>21</sup> 張惟捷：〈殷契研究六題〉，《政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21），頁191-219。

	〈叔向父禹簋〉，《集成》4242。		
--	-------------------	--	--

西周中期的「𦨇」左側還有「犬」的特徵，只是特別畫出分叉的尾部，如「」。西周中期少數字形上在此一動物的頸部加上「」，這一特徵也影響到西周晚期的書寫。而右側「舟」形顯得多變，寫得像「舟」的，西周中期僅有〈衛鼎〉，西周晚期也只有〈毛公鼎〉。也因為多數與「舟」長得不同，於是學者開始質疑「舟」是訛變所致，如李松儒提到單育辰認為「𦨇」字部件實从「刀」，寫作「舟、夕」則屬訛變。<sup>22</sup>鄒英都、馬超也以「𦨇」字從「舟」聲不可信，重新分析从「亡」得聲，其云：

綜上，「𦨇」字所从「舟」旁的演變軌跡，可以如下圖所示：

【瘞鐘乙、【鉩簋】——【瘞鐘丁、【師酉鼎】——【九年衛鼎、【史牆盤】——【毛公鼎、【秦景公石磬】、【宋公固鼎】、【宋公固鋪】

……從古音的角度講，「亡」古音屬明紐陽部，「𦨇」在曾侯與鐘中又从央得聲，而「央」正是影紐陽部字，「亡」與「央」韻部相同，雖然二字聲紐有差距，但是從亡得聲的「荒、育、盍」等字古音皆屬曉紐，曉紐與影紐又同屬喉音。因此從古音上講「亡」與「央」讀音接近，完全可以充當「𦨇」字的聲符。

<sup>23</sup>

論證「𦨇」原本从「亡」，故其音與「貉」相近，「舟」則屬訛變的結果。上述學者皆認為「舟」是訛變的結果，這一點就文字的演變而言，無疑是正確的，因為進入春秋時期後，「𦨇」作「𦨇」（〈秦景公石磬〉，《圖像》19789+19790）、「𦨇」（〈宋公固鋪〉<sup>24</sup>），右半部已經與「舟」形無異了。

然而，反觀鄒英都、馬超提出「亡」聲，所排列出來的字形序列，其實不符合銅器本身時代的先後，遑論類似「亡」形者，大抵只有〈瘞鐘〉、〈鉩簋〉，至於單育辰所謂的「刀」形更少。從以上所列西周時期「𦨇」諸多形體看來，「舟、亡、夕、刀」都只是部分形體符合，更多的時候，其實是找不到對應的形體，亦加深此字考釋的困難。以至於過

<sup>22</sup> 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178-179。

<sup>23</sup> 鄒英都、馬超：〈金文「𦨇」字音讀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2輯（2018），頁257-263。

<sup>24</sup> 輿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1期，頁4-27。

去有主張從「舟」得聲，通讀為「周」<sup>25</sup>、「紹、劭」<sup>26</sup>等；或是以文獻「貉」為「豹」的異體，依此音韻線索考釋為「窻」<sup>27</sup>、「貉（豹）」<sup>28</sup>等，一直處於未定的狀態。

慶幸的是，直至棗莊徐樓村墓葬出土的〈宋公𦵯鼎〉，銘文作「有殷天乙唐孫宋公𦵯作𦵯叔子𦵯鼎」，李學勤指出「宋公𦵯」當是宋共公，引《左傳》言其名為「固」，《史記·宋世家》作「瑕」，論證「𦵯」讀為「固（見母魚部）」或「瑕（匣母魚部）」，<sup>29</sup>有了文獻的佐證，自此學界已排除從「舟」得聲的觀點，並確立此字讀音當為見母魚部或匣母魚部，而這也同時說明了「舟」確實可能是訛變來的字形，並且「𦵯」所从的「豹」的聲音條件當與「固、瑕」相近。

另外，《說文》：「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豹之豹。𦵯，涸亦从水、鹵、舟。」亦以「豹」來注「涸」的讀音。值得注意的是，其指出從「舟」之異文「𦵯」，「舟」究竟是聲符還是意符？朱駿聲主張其為聲符，云：「从水、鹵會意，舟聲，讀若狐豹之豹」<sup>30</sup>，書中標舉出此字歸屬藥、遇二韻，然而所謂藥韻之「豹」字在傳世文獻似乎找不到確切的文例，雖然有學者舉出龍崗秦簡「取其豺狼𦵯」<sup>31</sup>狐狸殼□雉免者毋罪。」(34A)之「𦵯」，證明「𦵯」的存在，<sup>32</sup>不過翁明鵬從字形與相關文例對比，指出此字實為「豚」左右部件互換以致訛，其說法相對可信。<sup>33</sup>《說文》「𦵯」之「舟」，若依字形的讀音，確實可能與「豹」相關，也當視為訛變後的形體。

而「𦵯」之常體為何會改以「𦵯」變體作為流行呢？這背後可能涉及到(a)左右置換：動物形習慣置於漢字的左側，尤其「彖、彖」一類，如上文提到楚簡、秦簡「豚」字，亦習慣將「彖」置於左側，即與今日書寫不同；

<sup>25</sup>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青銅器的重要意義〉，《文物》1978年第3期，頁19-24。後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頁219。朱鳳瀚：〈師酉鼎與師酉簋〉，《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1期，頁7。

<sup>26</sup> 高亨：〈毛公鼎銘箋注〉，《文史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555-556。王輝：〈𦵯、繇、橐、𦵯𦵯、𦵯橐諸辭再考辨〉，《西周史論文集（上）》（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250-257。後收入《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頁140-141。陳秉新：〈釋𦵯及相關字詞〉，《古文字研究》第22輯（2000），頁96-100。孟蓬生：〈金文考釋二則〉，《古漢語研究》總49期（2000.12），頁15-17。

<sup>27</sup>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國科學院，1952），頁30。

<sup>28</sup>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5輯（1981），頁5-7。

<sup>29</sup> 李學勤：〈談棗莊徐樓村宋公鼎〉，《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97-99。

<sup>30</sup>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頁450。

<sup>31</sup>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頁32。

<sup>32</sup> 翁明鵬：〈說秦簡中「豚」的一種訛體〉，武漢大學簡帛網2020年1月2日上網：<http://www.bsm.org.cn/?qinjian/8206.html>。按：「豚」部件的左右互換之例，清華八〈治邦之道〉簡11「𦵯」、清華十〈四告〉簡16「𦵯」已是如此。

(b) 置換導致訛寫：「𠂇」與一般常見「夕、月、肉」相較，容易被視為左右倒寫，故受到「夕、月、肉」影響之下，轉寫成「𠂇」，這種倒寫致誤在文字的演變中並不少見，如「折」字：

折	 (《合》7923, 師賓間)
	 (《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 西周晚)

「折」本是持斧斤斫斷樹木之形，但斷木之「𠂇」後被視為「中」之倒寫，最後被寫成兩個上下並列的「中」，最後又再訛寫成「手」，最終成了今日「折」形。本文認為基於(a) (b) 兩個原因，致使「𠂇」的書寫習慣逐漸取代「𠂇」，只是這個取代還涉及到時代因素以及作為部件時的演變差異，是故西周金文「𠂇」仍保持其位置，可能源於維持動物用法，反觀「𠂇」字作為部件時，已轉為聲符，非取動物之本義，故產生左右換置的情況，因為意義與符號換置，致使「𠂇」開始訛變，並且訛變路線則朝向「舟」形。

那麼「𠂇」可否訛混為「舟」者？以及訛混的機制或原因為何？以下也嘗試進行論證，首先訛混的部分或可參照與「𠂇」類似的「夕、肉」之形作為部件訛混成「舟」的例子（立基於符號相近的參照），如：「𦥑（肆）」：

甲骨字形	金文字形	訛變為「舟」
 (《合》15872, 賓三)	 (《王作又簋》，西周早， 《集成》3460)	 (《君夫簋蓋》，西周 中，《集成》4178)
 (《合》9419, 賓三)	 (《楷侯簋蓋》，西周中， 《集成》4139)	 (《趺簋》，西周晚， 《集成》4317)

商代甲骨與西周早期「肉」字部件相當明確，「肉」內兩筆幾乎都是呈現平行的書寫，但西周早期偶而出現非平行之「𠂇」筆畫，如西周早期《利簋》「𦥑」（《集成》3580），可能以此間接促成其往「舟」形訛變。

至於訛變的背景，基於(1)翻之「𦥑」的「舟」形為訛變字形；(2)「𦥑」與「固、瑕」聲音相近的條件上，以此重新檢視本文上述假定西周金文「𦥑」所从「𦥑」當來自「𠂇」的異體「𦥑」的觀點，「𦥑」右側原為櫓形，但因為離開了原來相對的位置，當「𠂇（櫓）」被移置右側或右側上方成為「𠂇」後，間接促成部件訛變的動力，右置後的「𠂇」形本身近似「夕、肉」，故產生類似「肉——舟」混訛情形，這過程中又因為(1)文例語境失去對應，不再具有動物本義的使用；(2)作為「𦥑」字的部件使用，於是部件搭配的意義開始模糊，間接促成西周時期「𦥑」字形上「𠂇」部件混亂不一的書寫。

由於上一節已論述甲骨「𦵈」字亦可如裘錫圭讀為「櫓」，<sup>33</sup>本文進一步指出花東甲骨「𦵈」可理解為「豹」（見母魚部或匱母魚部），依此將「𦵈」視為「豹」字形演變的來源，除了符合「𦵈」可讀為「固、瑕」聲韻條件外，字形演變本身亦存在關聯性。

反觀〈啟簋蓋〉「𦵈裘」則因為保有著部件搭配與文例語境的聯繫，以致於在字形上沒有產生巨大的訛變。

另外，在「𦵈」訛變之論說上，當能進一步合理推斷〈衛鼎〉「舍顏有司壽商𦵈（𦵈）裘、盞匱。」（西周中，《集成》2831）之「𦵈（𦵈）裘」，也當同〈啟簋蓋〉「𦵈裘」（《新收》671，西周中）一樣，皆讀為「豹（貉）」，以表格呈現：

動物——豹（貉）		
商代甲骨	𦵈、𦵈、𦵈	𦵈
西周金文	𦵈	𦵈
小篆	X	𦵈

是故，〈衛鼎〉「𦵈（𦵈）」字，除了可以純粹以假借字聯繫外，亦可視為具有義符（豹）的作用。

另外，「𦵈、𦵈」演變成「舟」者，或可以為參照的是「瓦（恆）」字，在其身上亦可看到類似的訛變，「瓦（恆）」甲骨文作「𦵈」（《合》14768），金文作「𦵈」（〈亘鼎〉，《集成》2380，西周中或晚），戰國楚簡寫作「𦵈」（包山簡218）、「𦵈」（望山一號墓簡45）」，但到《說文》小篆時已經訛寫為「𦵈」，「月」形已經訛變為「舟」，雖然「𦵈、𦵈」與「月」指向不同，但二者形象類似，故列此作為參照。

<sup>33</sup> 按：「魯」與「固、瑕」存在通假佐證：（a）〈師寰簋〉的「今敢博厥衆段」（《集成》4313，西周晚），《首陽吉金》之〈應侯簋〉則作「苼敢搏厥眾魯，加興作戎，廣伐南國」（西周晚），「段、魯」相通假；（b）金文「純魯」一詞，見於〈師臾鐘〉（《集成》141，西周中）、〈吳生殘鐘〉（《集成》105，西周晚）、〈士父鐘〉（《集成》145，西周晚）等器中，又可作「純段」（〈克鐘〉，《集成》205，西周晚），典籍文獻則作「純瑕」，如《詩經·小雅·賓之初筵》：「錫爾純瑕、子孫其湛。」、《詩經·魯頌·閟宮》：「天錫公純瑕、眉壽保魯」；（c）金文常見之「魯福」，如：〈啟卣〉（《集成》5410，西周早）、〈梁其鐘〉（《集成》190，西周晚），傳世文獻多作「遐福」，如《詩經·小雅·天保》：「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詩經·小雅·鶯鶯》：「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花東》108版「𦥑」字形，依據部件結構，聯繫甲骨「𦥑、𦥑、𦥑、𦥑」諸字，依循裘錫圭「櫓」字的考釋路線，指出「𦥑」左邊所从的「𦥑」部件實為「櫓」形，並進一步指出西周〈敔簋蓋〉「𦥑」字亦直接繼承自甲骨「𦥑」字，且《花東》「𦥑」、〈敔簋蓋〉「𦥑」皆可讀為「豹（貉）」。

其次，依據《花東》108版「𦥑」之異體「𦥑」字形，推論此為後世「豹」字的來源，但在書寫的過程中因部件位置改換、文例語境無法與字形對應等因素，原來的「𦥑」部件開始產生訛變，然而在西周階段的「𦥑」還處於訛變的變化期，尚未固定，而是一直到春秋時期，才正式訛變成「舟」形，也基於這樣的認識，進一步指出〈衛鼎〉「舍顏有司壽商𦥑裘、簋匱」之「𦥑裘」，同〈敔簋蓋〉「𦥑裘」，皆讀為「豹裘」。透過「𦥑—豹」字形演變的論證，除了可以佐證將「𦥑」讀為「豹」是可能的，亦可呼應學界主張金文「𦥑」可讀為「固」的聲韻條件，也可以說明字形演變的由來。

《說文》「涸」之異體「𦥑」所從「舟」亦不排除為「𦥑、𦥑（櫓）」之訛，原當為雙聲符字。最後，依字義歸納，作為本文考釋的總結。

	商代甲骨	西周金文
豹（貉）	𦥑、𦥑、𦥑、𦥑	𦥑
	𦥑	𦥑 (屬假借)
借為「櫓」	𦥑	X
借為「虜」	𦥑	X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年。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二、近人論著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5輯（1981）。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 輝：〈、、、諸辭再考辨〉，《西周史論文集（上）》，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20年。

朱鳳瀚：〈師酉鼎與師酉簋〉，《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1期（2014）。

何余華：〈戰國秦楚地域用字與形義類聚差異研究〉，《漢語字詞關係研究（一）》，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

吳品婕：《史語所「甲骨卜辭殘片」的整理與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年。

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李學勤：〈談橐莊徐樓村宋公鼎〉，《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周鳳五：〈讀書與釋字方法的省思〉，《靜宜中文學報》第1期（2012）。

孟蓬生：〈金文考釋二則〉，《古漢語研究》總49期（2000）。

唐 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青銅器的重要意義〉，《文物》1978年第3期（1978）。

涂白圭：〈說西周金文中的「狐」字〉，《考古與文物》2005年增刊《古文字論集（三）》。

翁明鵬：〈說秦簡中「豚」的一種訛體〉，武漢大學簡帛網 2020 年 1 月 2 日上網（<http://www.bsm.org.cn/?qinjian/8206.html>）。

袁倫強：〈釋甲骨文「狐」「弧」〉，《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 25 屆年會會議論文集》，福州：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福州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2024 年 10 月 19-21 日。

高 亭：《文史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張政烺：〈周厲王胡簋釋文〉，《古文字研究》第 3 輯（1980）

張惟捷：〈殷契研究六題〉，《政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21）

張博倫、馬寶春：〈小臣牆刻辭「𠀤」釋「弧」字補說〉，《甲骨文與殷商史》第 14 輯（2024）。

陳秉新：〈釋𠀤及相關字詞〉，《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2000）。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年。

陳煒湛：《三鑒齋甲骨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單育辰：〈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狐」〉，《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2012）。

——：〈說甲骨文中的「犬」〉，《中國文字》新 43 期（2017）。

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第 1 期（2014）。

程名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甲骨研究整理的新收穫〉，《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6 輯（2022）。

程鵬萬：〈釋十五年趙曹鼎銘中的「虜」〉，《簡帛》第 19 輯（2019）。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國科學院，1952。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鄒芙蓉、馬超：〈金文「𠀤」字音讀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古文字研究》第 32 輯（2018）。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𦩇”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 Unearthed from the Eastern Archeological Site at Huayuanzhuang

Chany, Yu-wei\*

###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form of “𦩇” on the 108th plate of the oracle bones unearthed from the eastern archeological site at Huayuanzhuang, this paper completes the sequence of the characters “𦩇,” “𦩇,” “𦩇,” and “𦩇,” insofar as to expound that the component “𦩇” of “𦩇” actually took the form of a “shield,” and that the character “𦩇” on the yǔguǐ lid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as evolved from the character “𦩇.” This paper then infers from the phonetic condition of “𦩇” that “𦩇” on the Huayuanzhuang plate and “𦩇” on the yǔguǐ lid should be pronounced as “hé” (豹). Secondly, noticing that “𦩇” is a variant of “𦩇” on the Huayuanzhuang pl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𦩇” was the formal origin of “hé” (豹). The component “𦩇” underwent irregular changes due to its positional variations (unfixed on either side and affected by the forms of “yue” [月] and “xi” [夕]) and the missing of its original context. It was not until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at “𦩇” evolved into “zhōu” (舟). This also proves that it is justifiable for scholars to pronounce “𦩇”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as “gù” (固), whether in terms of phonetic condition or formal evolution.

**Keywords:** Eastern Huayuanzhuang oracle bones, “hé” (豹), shield, bronze inscription, “gù” (固)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